

凡尘一瞥

山有八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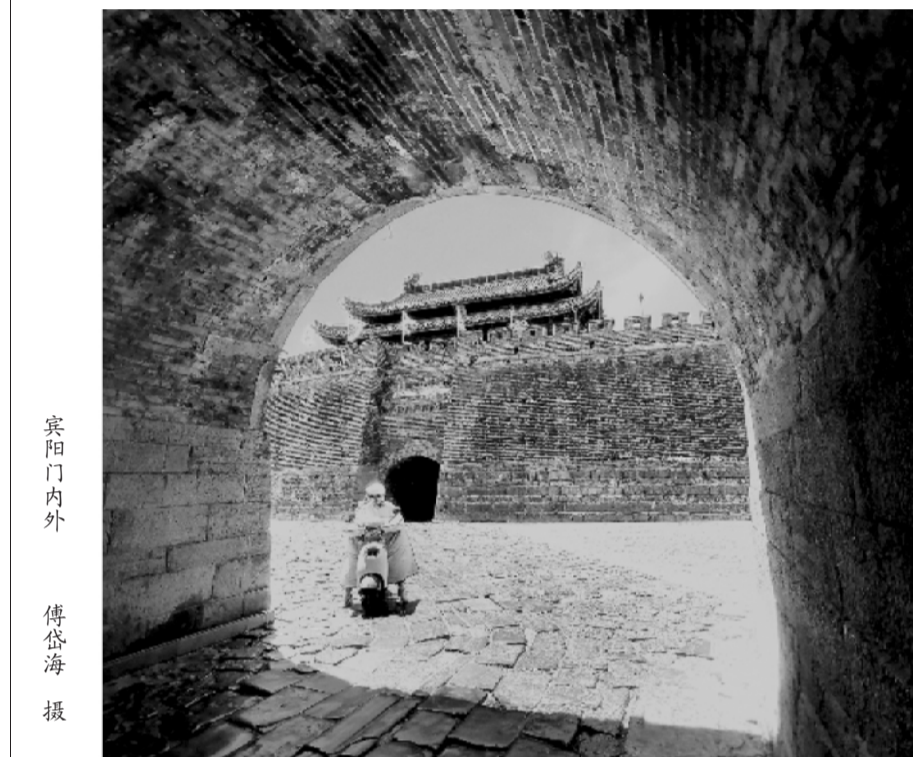
刘杰连

长久以来,我只知道八公山因“八公”得名,可这八位先生究竟是谁、有何学识、留下怎样的思想,我一直模模糊糊,说不清楚。直到走进淮南子文化园,站在刘安与八公的群雕前,我才真切意识到,自己对这段历史、对八位先贤的了解,实在太浅太少。

这一笑,尴尬散去,我对八公的好奇,反倒更真切了。文化园内树木不算茂密,品种却十分丰富。栗树枝叶舒展,枫杨抽出新绿,清新亮眼;马尾松、黑松苍劲常绿;女贞、黄连木、化香、三角枫、栾树、乌桕高低错落,四季皆有景致。风过林间,沙沙作响,让整个园区显得清幽又生动。

恤民生;有人通剑术兵法,却主张止戈安民;有人长于文辞,以文化人;有人善论国事,心怀天下;有人钻研养生,顺天应人。正是这样朝夕相处、集思广益,才成就了《淮南子》这部包罗万象的奇书,也让八公山成为一方思想荟萃之地。

粟的沉稳,杨有杨的轻盈,形态各异,却能和谐共生。不正说明了:树不同,根相连;形各异,道相通。刘安与八公最可贵之处,正在于不固执一家之言,不局限一派之见,兼容儒道,融合百家,上观天地规律,下念百姓疾苦。就像园中的树木,各美其美,又共生共荣,才成就一片生机。八公的智慧,从不是玄远空洞的道理,而是务实、包容、利民、养心的实在学问。



宾阳门内外

傅岱海 摄



凡人心迹

华丽的寂寞

祝云

天刚刚透出朦胧的白色,爱人和孩子已经收拾好了行李。她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邻市的一家温泉度假村。昨夜码字到夜深人静,但爱人与孩子一走,一个人在偌大的房间里却再也睡不着,屋外的风雨正紧。

自述:我爱热闹,也爱冷静;爱群居,也爱独处。他的一句自白,本是他的心声,但那写于八十五年前的一句话却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氛围中,竟那样真实地引起了我的共鸣。人不可能永远在繁华中度过,更多的则是与寂寞相伴,所谓动静人生,我想静应当属于大多数,这里静的成分更趋于寂寞,它往往会主宰人生的大半时光。

得往寂寞的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向世人诉说了他的孤独,曹雪芹的寂寞成就了《红楼梦》……在监狱的寂寞,诞生了波伊提乌斯的《哲学的慰藉》、莫尔的《纾解忧愁之对话》、雷利的《世界史》。在病痛中寂寞,造就了众多伟大的艺术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,如贝多芬、戈雅、尼采、普鲁斯特、史太公;在忧郁中寂寞,成就了艺术的天才卡夫卡、吉卜林;在内心处寂寞,成就了牛顿、康德、维特根斯特。

为寂寞,方能含香蕴秀,绚烂醉人……因为耐得住寂寞,才禁得起繁华;因为耐得住寂寞,才扛得起诱惑,寂寞之于人生,不是无聊与痛苦的渊藪。寂寞是一种状态,也是一种情绪。当寂寞已成乐意,那人的内心将不再寂寞。

岁月留痕

石榴花又开

章中林

傍晚,在小区里散步,发现石榴又开花了,红艳艳的,亮闪闪的。绿叶的衬托下,火烧云一般,是那么的鲜明醒目。它们有的蓓蕾待放,恰似顶着黄穗的红葫芦;有的咧嘴而笑,恰似红裙的舞者;有的多花并蒂,恰似风铃;有的石榴初成,红如灯笼……它们是夏日跳动的心脏,是欢快张扬的喇叭?它们是泼辣野性的辣子,是疾风骤雨的鼓点?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,饶是韩愈的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也断然不能表现它的万种风情。

好,但没有看到实物,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。奶奶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小心思,在从姑姑家回来的路上向人家讨了一个石榴。看到了实物,再想想郭沫若的那首诗,才叹服他联想的丰富和传神。望着那晶莹剔透的石榴籽,我也“禁不住唾津的潜溢了”。我小心地掰一粒放进嘴里,汁水不多,甜味也不浓。这是郭沫若笔下的石榴吗?我将十几粒一股脑儿塞进嘴里。这下,那种饱满和甘甜来了,似乎连舌头上的味蕾都笑了起来。

的时候,我疑心它是不是能活。石榴栽下去了。我上学住校,是没有时间给它浇水、施肥、松土的。这些琐碎的事都落到了奶奶的身上。在奶奶的呵护下,石榴开始抽枝散叶,渐渐长大,但是一连几年就是看不到一个花的影子。“这是不是公石榴啊?”“什么事做起来都要时间。桃三李四,石榴开花也要等季节。”

儿。此后,我就开始数着石榴红的日子。石榴红时,我已在外地读书,但是奶奶还是把最大的几个石榴留给了我。每次回家,吃着那甜津津的石榴,看着满足的奶奶,心里满是幸福和感动。此后十多年,那石榴树都努力地开花,努力地结果。每年我都能吃到奶奶留给我的大石榴。

心香一瓣

母亲的眉笔

王晓伟

周末回老家陪孩子画画时,他手中的涂色笔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些涂画的线条不匀不说,还像吃过的大口酥似的一用力就往下掉碎屑。起初我以为买到了劣质品,定睛一看,连忙拦住了他。拿在手里,那涂色铅笔表面发涩,显然是有些年月了,手感也比普通铅笔粗上一圈。若没猜错的话,难道是……我不敢断定,立即起身往厨房走去。果然,经母亲确认,这就是她的眉笔。母亲说,前几日和孙子玩时送给他的,拿来当颜料笔挺好,比那些铅笔还好用,还能在手上、胳膊上画画呢。

只在手心画一道,那又黑又亮的线条,仿佛打开了好奇之门。后来就在眉毛上、胳膊上画满了图画。母亲发现后,拿起眉笔责备了我好一阵,说那是父亲买给她的。那些年,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在外,那支眉笔像是描在母亲眉间的思念。见我这样糟蹋,她连连叹气,用手一遍遍捏着已经磨损的笔尖。都怪我贪玩,让母亲伤心。从那以后,我再没碰过她的眉笔。那支笔也被母亲收进了带锁的柜子里,只有梳妆时才拿出来。后来我大些,到镇上读书,母亲早起的时间都用来为我张罗,生火做饭、洗衣收拾等,几乎没了梳妆的工夫。那些日子里,她只是清水洗脸,头发也随便梳几下,描眉打粉更是顾不上了。那支眉笔就一直躺在柜子里,只有逢年过节,或是父亲回来时,她才会取出,在眉上用心画几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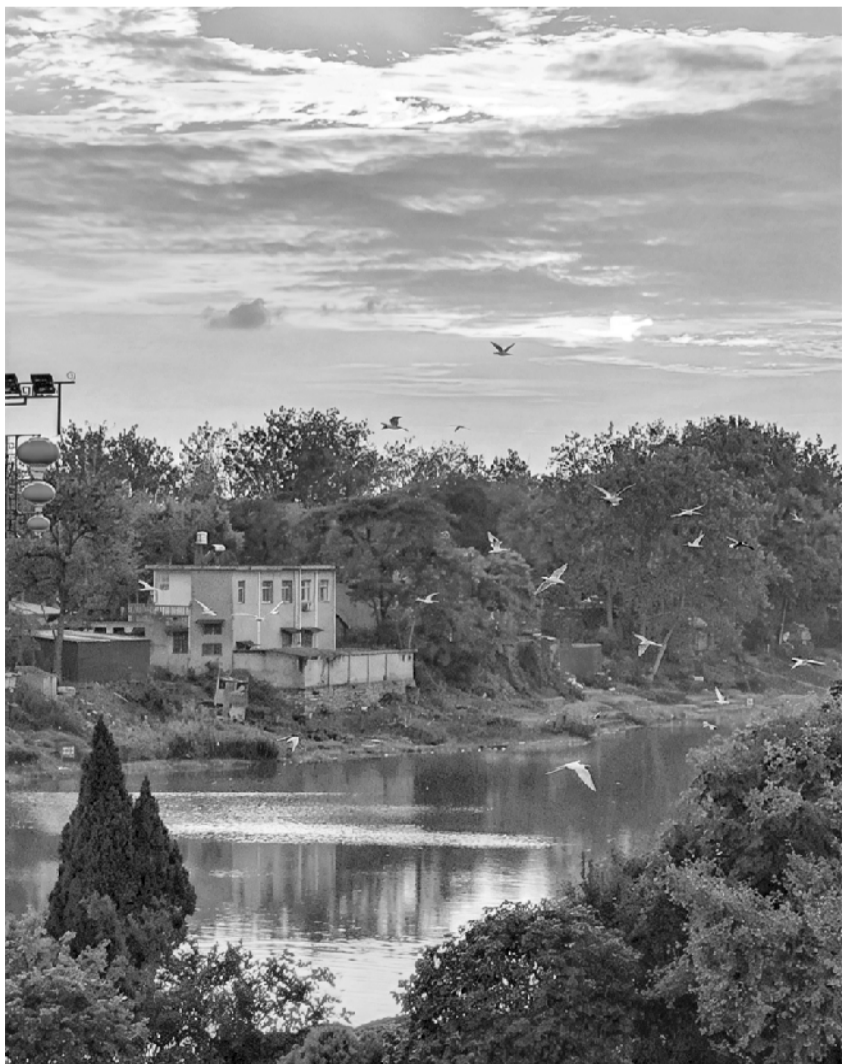
世间万象

旧书摊上的时光

陈松

上周三下班,路过巷口那个旧书摊,看见一本《城南旧事》孤零零地躺在角落。书脊已经裂开,封面也泛着黄,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的样子。我蹲下身,用手指轻轻蹭了蹭书页,纸张粗糙得像老树皮,带着股熟悉的霉味,还混着点樟脑丸的香气,那是旧书摊特有的味道。翻开第一页,扉页上用钢笔写着“林小满,1998年夏”,字迹歪歪扭扭的,像是个小学生写的。我笑了,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总爱在借来的书上写名字,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我的宝贝。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车票,是1998年从北京到天津的硬座票,票价才三十多块钱。那时候的三十多块,够我买一个月的零食,可买张车票去见见书里的城南,大概也值得吧。

树上的摘下来的,夹在书里,想留住那个秋天的记忆。现在,这片银杏叶还在,可林小满在哪里呢?她是否还记得,自己曾经在1998年的夏天,读过一本《城南旧事》,为书里的故事而感动?回到家,我把书放在书架上,和我的那些新书放在一起。它显得格格不入,却又是那么的和谐。它像一个时间的容器,装着过去的记忆,也装着未来的可能。我偶尔会翻开它,看看林小满的批注,看看那张泛黄的车票,看看那片干枯的银杏叶,仿佛能穿越时空,和1998年的那个夏天,那个叫林小满的小女孩,来一场无声的对话。



晚霞染归鸟 沈庆功 摄